

居官必览

中华藏典

名家藏书

卷二十三

居官必览

从政遗规

居官必览

【清】
金庸斋
撰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居官必览》系清代金庸斋撰。金庸斋生平事迹不详，据沈廷芳与戴汝槐序，曾于乾隆二十一年任广东惠州同知兼署连平知州，第二年，即乾隆二十二年撰成是书并刊行。

此书采用了明袁了凡的功过格的形式，总结出为官功格五十八条，过格四十二条，每条之下按“发明”、“征事”、“广义”等项纂辑居官治民中的种种言行事理。“发明”，说明道理，申明大义，多方阐述宗旨要略。“征事”，通过事例加以点评，广采古今官吏为官范例数百条，典型生动，极富感染力。“广义”，对相关论点进一步辩证发挥，深化为官之理。

此书就事使、操持、兴革、教化、刑狱、赋税六方面，展开对居官治民的功过是非的界定与评述，所论大都十分精辟，切中肯綮。如在“事使”中阐述事上使民之道，提出“承奉上司，勿谄勿讥”，“临下严明，法立不贷”，而对于百姓则要处处考虑如何“恤民生”，“视民如伤”。又如在“操持”中，强调“操持不外清、慎、勤三字”，并指出三字的意义：清廉才能保持大节，谨慎就不会犯错误，勤奋才能够办好事情。确实是居官的三字经，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关于兴革，提出“固必熟察舆情，酌宜土俗，不可孟浪自用”；关于教化，指出“莅官治民，教化之功最大，教化之事最难”；关于刑狱，强调“听讼以简省为功，而不可屈抑有冤以为简；用刑以宽仁为德，而不可滥释有罪以为宽”；关于赋税，要求对百姓坚持贯彻宽仁抚爱之情，要使催征有

章法可依，“上不误公，下不病民”。如此种种，正如书名所言，居官者必要看一看这本书，当然更有必要效法古今官吏中那些一腔正气、两袖清风的楷模。

李鸿章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李鸿章（~~1823—1901~~）清末淮军军阀、洋务派首领。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。道光进士。~~1851~~年（咸丰三年）在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，继而当曾国藩幕僚。~~1855~~年练淮军，次年调至上海，在英、法、美侵略者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，升任江苏巡抚。~~1864~~年署两江总督，次年继曾国藩任钦差大臣，~~1865~~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掌管外交、军事、经济大权。从六十年代开始开办近代军事工业，逐步扩大其所谓“自强求富”的洋务事业。著有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。

教化居官之四

莅官治民，教化之功最大，教化之事最难。徒循具文，詎有益也。必日与小民相亲，不啻父师之于子弟，鼓舞劝戒，谆谆不忘。格之以诚笃，动之以欢忻，庶几顽敝之俗乃有以兴起乎！古云：“民善由于民富。”此说诚然。今吾观于功过格白文，如所云：“敦本务农，秉礼立教，令人翕然守勤俭之训，以保康乐。”则知俾民富给又未始不在于教化深长耳。

临官治民，教化的功效最大，教化的事情最难。如果只依循空文，还有什么益处呢？必须天天与小民相亲，不亚于父师对于子弟，鼓舞劝戒，才使小民谆谆不忘。以诚笃来纠正，以欢忻来感动，可望使顽敝之俗有所升华吧！古人说：“民善由于民富。”此话的确不错。如今我看功过格白文，如所说：“敦本务农，秉礼立教，令人翕然守勤俭之训，以保康乐。”则知使民富裕，又未尝不在于教化的深远影响。

功 款

境内各镇各村逐处留心访察，其有孝友廉靖者、贤良方

正者，尊礼而播扬之，以为表帅，兴起斯民。务须确切，诚至一人十功。

征事 史惺堂先生为汝宁太守，力行教化，复天中书院以讲学。民文姓者，以锡为艺，事母孝，兄弟四人不分居。先生召旌之。唐孝儿者，乞人也，乞得食，先进母。母坐于上，孝儿侍于旁，口歌手舞以乐之。先生召而率僚属拜之，曰：“吾辈不如也。”孝女者，父五女而无子，三姊嫁矣，二女誓不适人，蓬头跣足，力耕躬食以养父。先生往拜之，女已五十余，白发垂垂，不知答拜。行部确山，至明伦堂，率县令拜学博曰：“吾子弟师也，敢不敬？”督学杨公至郡，先生请视乡约，复请往拜某节妇，以励风俗。杨公慨然从之。其笃于化民如此。

在境内各镇各村逐处留心访察，如有孝友廉靖者、贤良方正者，尊之以礼，传播发扬，作为常人的表率，激发百姓的觉悟。务须确切，诚至一人十功。

征事 史惺堂先生为汝宁太守，力行教化，恢复天中书院以讲学。百姓中有一个姓文的，以锡为艺，事奉母亲孝，兄弟四人分家。史惺堂召见他予以表旌。有一个叫唐孝儿，是个乞丐，乞得食物，先让母亲吃。母亲坐在上边，唐孝儿侍候在旁边，口歌手舞逗母亲乐。史惺堂召来，率僚属拜他，说：“我们这些人不如你。”有孝女，父亲有五个女儿而无儿子，三个姐姐嫁人了，二女誓不嫁人，蓬头光足，耕田种粮以养其父。史惺堂前往拜见，女已有五十多岁，白发垂垂，不知答拜。巡行到确山，至明伦堂，率县令拜学博曰：“是我子弟师啊，哪敢不敬？”督学杨公到郡，史惺堂请观看乡约，又请往拜某节妇，以激励风俗。杨公慨然应允。

他们如此诚心于教化百姓。

附 录

吕思诚尝行田至刘智，社民李愬其弟匿羊，思诚叱之退。有王青者，兄弟友爱。思诚造其家，取酒劝酬，欢如骨肉。李之兄弟各悔过，析在二十年，复还同爨。

徐子与曰：“表扬劝兴，须如此至诚恳切，乃有以感动人心。今者旌善之典，滥冒不足重轻，即真有实德至行，亦不过例给匾额，视为具文。反令承受之家有一番扰累，宜其冥然无所劝也。天下事孰有不诚而立者哉？”

奸蠹棍徒，必置重法，毋令虐民。一人十功。

发明 高忠宪公《宪约条件》云：“恶人者，良民蠹贼。蠹贼去，而良民始安。凡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类，访其首恶重治，仍籍之于官，使禁其党类。一有党类诈害良民者，并其首治之。”

征事 杨继宗守嘉兴，有二势人子，由医官谋署县篆，大窃拿金，莫敢谁何。公至收治，追金论死。势人子贿当路求脱，当路诘公曰：“失主何人也？”公曰：“朝廷即失主。”又曰：“原告何人也？”公曰：“知府即原告。”当路语塞，竟论死。

虞延令洛阳时，外戚阴氏有客王成者，尝为奸盗，延收拷之。阴氏屡请，获一书辄加笞二百。信阳侯阴就，乃诣帝谮延冤枉。帝乃临御道馆，亲录囚徒。延陈其狱状，可论者居东，无理者居西。成欲趋东，延前执之曰：“尔人之巨蠹，

久依城社，不畏薰烧。今考实未竟，宜当尽法。成大呼称枉。陆戟郎以戟刺延，叱使置之。帝知延不私，谓成曰：“汝犯王法，身自取之。”诃使速去。后数日伏诛。于是外戚敛手避之。

程元素曰：“奸棍敢以虐民，未有所恃者。县官而有畏忌之心，则每不敢如何，公然听其肆暴，而民之憔悴无可控诉矣嗟嗟，安有为民父母者，视其子之受虐而漠然不思拯救之，子命其安托乎？是故心乎恤民者，必以锄奸为任。当其根深蒂固，威权震压，不憚以一官而与之争。盖为民之心切，则身且不恤，遑恤其官？惟如是，而乃可以去豪强，乃可以庇茆独。仁人之心，其诚有不容已者哉！”

吕思诚曾经巡行农田到刘智地方，社民李塑诉说自己的弟弟藏匿羊，吕思诚把他叱责退回。有叫王青的，兄弟友爱。吕思诚造访他家，拿酒来劝饮，欢如骨肉。李家兄弟各自悔过，分居二十年了，重新在一起吃饭。

徐子与说：“表扬劝善，须如此至诚恳切，才能感动人心。如今旌善之典，滥冒不足轻重。即使有实德至行，也不过照例送给匾额，当作徒有形式的虚文。反而叫承受青旌的家里平添一番扰乱拖累，还不如默默地无所劝勉。天下之事哪有不真诚而能成功的呢？”

对于奸蠹恶棍，必须重法惩办，不使害民。一人十功。

发明 高忠宪公《宪约条件》说：“恶人是良民的蠹贼。蠹贼清除，良民才能得以安宁。凡属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类，访察出首恶分子予以重惩，在官府在登记在册，使他禁止同党作恶。一旦发生同党同类诈害良民的，连带首领一并惩治。”

征事 杨继宗守嘉庆，有二个有权势的儿子，通过医官谋害署县篆，大窃金钱，谁也不敢奈何。杨继宗来到后收审惩治，追回金钱处以死刑。势人子贿赂当权的，以求脱身。当权的诘问说：“失主是什么人？”杨继宗说：“朝廷即是失主。”又问：“原告何人？”杨继宗说：“知府就是原告。”当权的说不出什么，终于处死。

虞延令洛阳时，外戚阴氏有个客人叫王成的，曾经为奸作盗。虞延收审拷问。阴氏多次请托，虞延每收到一书就增加笞打二百下。信阳侯阴就诣帝诬陷虞延冤枉人。帝就临御道馆，亲录囚徒。虞延陈述狱状，可以论理的居东，无理的居西。王成想到东边去，虞延向前抓住他说：“你是人中的巨蠹，长久盘据城社，不怕薰烧。如今考按实情未完，宜当按法行事。”王成大呼冤枉，陛戟郎以戟刺虞延，叱责让他放开。帝知道虞延不徇私，对王成说：“你犯王法，自身取祸。”诃使速去。后数日王成伏诛。于是外戚袖手避开。

程元素说：“奸棍敢虐待百姓，没有没后台支撑的。县官如有顾忌之心，则每每不敢有所作为，公然听任他们放肆暴虐，而百姓憔悴受害却无处控诉了。可叹呀，哪有为民父母的，视其子受虐待而漠然不思如何拯救，子命何以安托呢？所以胸怀体恤百姓之心的，必以锄奸为己任。敢于在根深蒂固、威权震压下，不怕丢官而与奸棍斗争。这是因为为民之心恳切，自身况且不恤，哪里顾得考虑自己的官职呢？只有如此，才可以除豪强，才可以护茕独。仁人之心，其确有不容阻止的力量。

附录

段秀实为泾州刺史时，郭汾阳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，寓军邠州。纵士卒无赖、邠人偷嗜暴恶者，率以货窜名军伍中，则肆志，吏不得问。日群行丐取于市，不谦，辄奋击折人手足，椎鬻盂盎盈道上，把臂徐去。至撞杀孕妇人。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。段公自州以状白府，愿计事。至则曰：“天子以生人分公理。公见人被暴害，因恬然，且大乱，若何？某诚不忍人无寇暴死，以乱天子边事。公诚以都虞侯命某，能为公已乱，使公之人不得害。”孝德曰：“幸甚。”既署一月，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，又以刃刺酒翁，坏酿器，酒流沟中。公列卒取十七人，皆断头注槊上，植市门外。晞一营大噪，尽甲，孝德震恐。公曰：“无伤也。请辞于军。”孝德使数十人从尽辞去。解佩刀，选老嫠者一人持马，至晞门下。甲者出，公笑且入曰：“杀一老卒，何甲也？吾戴吾头来矣。”因见晞曰：“副元帅勋塞天地，当务始终。今尚书恣卒为暴，暴且乱，欲谁归罪？罪且及副元帅。今邠人恶子弟，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，如是不止，几日必大乱。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，不戢士。然则郭氏功名，其与存者几何？”言未华，晞再拜曰：“公幸教晞以道，敢不从命？”叱左右，皆解甲散还。段公曰：“吾未晡食，请假设草具。”既食曰：“吾疾作，愿留宿门下。”命持马者去。旦日来，还卧军中。晞戒候卒击柝卫之旦，俱至孝德所谢，邠州由是无祸。徐子与曰：“戢奸禁暴以庇民者，

安可无此义勇？”

境有变乱之忧，乱因机消弭，劝谕革心。三百功。

征事 张纲守广陵，巨贼张婴寇乱扬、徐间十余年，前守之任，率多求兵马，纲独请单车以行。既到，径造婴垒，以书谕婴，约与见。婴出拜谒，纲延婴坐。纲曰：“前二千石多肆贪暴，致尔等愤愤啸聚，二千石信有罪矣。然汝等为之者，亦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文德服叛，故遣太守来，思以爵禄相荣，不愿以刑罪相加。此诚转祸为福之时也。若闻义不服，天子赫然震怒，大兵云合，岂不危乎？”婴闻而泣下，曰：“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侵枉，遂复相聚偷生。今闻仁明之言，乃婴等更生之日也。”次日，将所部万余人，与妻子面缚归降。纲复单车入婴垒，大会，置酒为乐。散遣部众，任其所之。亲为卜居宅，相田畴，子孙欲为吏者，皆引召之。人情悦服，南州晏然。帝闻之，欲擢用纲，而婴等上书乞留，乃许之。纲在部二年而卒。纲自被疾，吏人咸为祠祀祈福，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。张婴等五百余人，制服行丧，送到犍为，负土成坟。

晋江道为令，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，恃险为阻，前后守间莫能平。道到官，召其魁帅，厚加抚谕，旬月之间，襁负而至。道尝曰：“悖逆之民，可以恩结；无知之众，可以理谕，况百姓好治而恶乱，喜安而恶危。苟免饥寒，畴思兵刃，乃朝廷既烦其赋，郡邑复益其征求，不得已而劫夺以谋生，是求活也，非求乱也。当事欲尽举而杀之，匪特有伤仁爱，彼又谁甘斂手以就毙哉？”

山阴祁承燦知宿州，有《弭变纪略》云：“宿州有白塔山，多石炭，民向不知采也。万历乙卯间，有流民过焉，掘

草根为食，遍山得煤，以献州之有山者。由是山主贷以资，令事采凿，役属使之。既而其徒相率以来者日益众。其黠有力者，稍稍欲自雄，数开衅于山主。山主乃相约，不以粒米升酒资煤徒，而复令市贩不得相贸易。煤徒大窘，时拥众而强索，遍及村墟。州民遂哄然指为作乱，赴州告变无虚日。祁默筹之，数千不逞之辈，临事一不当机，流祸地方不浅。先发告示，择里老中素为其所信服者二人，捧示谕之大意，开导其情，申饬以法。谓流民出力，居民出财，事固相须，但人众则嚣，必有法制，始为永图。令推择保甲，而仍择居民之信实者为牙侩，以便贸易。冀以安其心，而徐为之策也。俄有居民持钱市煤，以争价相竞，撒其钱不与煤。又适有外商策骑入山中，群恶少复烹其驴食之。于是州民与外商绝迹不至，而流民亦大窘。且自知衅不可解，益备臂棍、铁圈诸物以自卫。告变者益急。缙绅父老，及僚属与卫弁，无不力言当率民壮乡兵，及早扑灭。祁笑曰：“公知此辈为众几何？若以法制之常论，只一老卒怀尺符可慑也。若以事变叵测论，以彼数百千畏刑逃死之人，果将束手就擒乎？抑挺而走险乎？万一我有损伤，褻威裂法，固不可言。夫纵而养乱与激而成变，皆守吏之所不为。余料此辈断不能为乱，诸君毋惶惑以摇人心。惟更令耆老，申之以保甲，惕之以生死。”越数日，上台闻之，无不倦倦为虑。时州民固惟恐流民之出而焚掠，流民亦惟恐州民之入而擒捕也，誓相团结，如蜂屯蚁聚，相持益坚。乃一二奸民，又日相鼓煽，妖言四布。州民日揭逆名帖送州，祁一切焚之不以视。盖心知其不能为大逆，而思因机以解散之。适赴按院檄召，因严谕捕官并握卫篆者，断不可听州民言，轻捕一人，捕必有变。比趋

郡，而捕官与卫弁之飞报，一日三至。盖以流民乘守出，有入城探视者，为州役所物色，而乡民亦陆续捕送十余人，遂有浪传流民欲率众夺狱者。人情汹汹，四门皆昼闭，而道路纷纷，谓宿州煤徒乱矣。祁乃亟回，即令尽开城门。徐取诸人鞠状，皆叩头曰：“死罪有之，然实不敢为乱。煤久不售，困饿弥甚，贷米而人不与，反为所擒。”因问：“煤今何在？”曰：“露积各水次。”祁乃曰：“强抢法自当死。然使遵法者坐视露积之煤，而枵腹就死，非情也。今民既不售，吾官为鬻之。汝辈即以此为路费，归乡可也。即不然，遵前示，联保甲，与土著为一体，亦无不可。但久聚而不散，情形涉于抗上，吾即以若辈数人，臬诸市曹矣。”即于案间取木牌四面，用朱笔书之。大意谓：“犯法无可生之路，有煤无坐饿之理。今官府发钱买煤，尔等鳞次听给。愿归者即去，欲留者报名在官，分派各里中，酌与荒地，量授牛种，成熟徵租。”即呼前所擒者，命荷牌以往。复令小吏备诵牌中之语，令之记熟，口谕流民之不识字者。且戒之曰：“汝持牌可遍传吾意，仍执牌以复我，我贷尔罪。倘众人俱尽散，即与俱往，吾不问也。”皆感激垂涕而去。复戒里老，传语居民，倘煤徒取道还乡，而敢逞忿擅捕一人者，罪弗宥。仍令执牌者先往，赍钱者稍后。及山，皆欢呼，喜出望外。因验煤给钱。而其中稍黠者，互相计曰：“吾向者恐州主之不我宥，而又知居民之不我容，故宁聚而图生，毋散而就死。今日即吾辈再生之会，且居民之意不可测，不如乘散钱之际，可以脱身。”初时二三人相率下山，众犹恐为地方所捕。徐之，知其无阻也，又百余人继之。稍间，复千余人继之。未及晡，而流民之散已尽矣。次日，缙绅父老入见，皆再拜，因

问曰：“使君何以能令二千亡命散不崇朝？且当民情岌岌，而使君又何以必其不能成大变？”祁曰：“乱必有形，机难预拟。即小小寇盗，亦必有一人焉为之魁。而此辈惟团结如蜂蚁，且臂棍与铁圈亦非临阵之物，盖此辈自防之意多，而称乱之意少，仇乡民之意多，而抗官府之意少。惟急之，则困兽之斗，事不可知。缓之，断不能流毒一方，不惟不敢，亦不能也。若散之之法，惟在意晓，而难以明语之。既阳示以可生之机，而阴留以脱身之路。则流民必有黠者，自计及为脱身地。惟得此一二人为之倡，众相效尤，如久壅之水，略有一隙之导，自湍决而不可遏。盖境与机迫，彼亦不暇转展为别念也。余所以为地方坚持者以此。”祁公又曰：“余于煤徒一事，而益信天下事不可不持重以审机也。余何能为消弭计，独始终不令屠戮一人。在流民固自以为无必死之条，犹可求生；在官府亦以为无犯上之逆，可施操纵。故一与以生路，而群情涣然，如水趋壑，职此之故。不然，拒捕而有所伤，与擒剿而有所戮，即欲屈国法而行驾驭，不能矣。”

广设义塾，宣布乡约，不循虚文，期于实兴教化，丕变民俗。三百功。

征事 韩延寿守颍川，吏民相告讦，多怨仇。延寿欲变其俗，乃教以礼让。历召郡之长老，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，设酒具食，亲与相对，接以礼意，问民疾苦。陈和睦亲爱，消除怨咨之略，长老皆以为便。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，略依古礼，不得过法。百姓遵用其教，颍川大治。

梁彦光刺相州，深虑俗弊，遍立乡校，以己秩俸，延名师大儒，非六经不得教授。每以季月召集，亲临策试。察其勤业者，升堂设饌，其余并坐庑下。有好争讼、惰业无成

者，坐之庭下，设以草具。进及大成，当举行宾贡之礼，祖送郊外，资以财物。于是人皆刻励，风俗大改。有潞阳人焦通，性酗酒，事亲礼阙，为从悌所讼。彦光弗之罪，将至州学，令观孔子庙中韩伯俞泣杖之像。通遂感悟，悲愧若无所容者。彦光训谕而遣之，后改过力行，卒为善士，吏民感悦。

程明道令晋城，正己率物，教民以礼义。民有以事至邑者，必告之以孝悌忠信，入所以事父兄，出所以事长上。度乡村远近为伍保，使之力役相助，患难相恤，奸伪无所容。凡孤茆残废者，责之亲戚乡党，使无失所。行旅出于涂者，疾病皆有养。因立乡校，凡六十余所。暇时亲至，召父老而与之语，以咨访民瘼。其儿童所习书，皆亲为句读。教者不善，则为易置。择子弟之秀者，聚而教之。联乡民为社会，立科条，旌别善恶，使有功有耻。

张横渠令云岩，其政以敦本善俗为先。每月吉具酒食，召乡人年高者，会于县庭，亲为劝酬，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仪。因问民疾苦，及告所训诫子弟之意。尝患文檄出，不能尽达于民，每召乡长于庭，谆谆口谕，使往告其闾里间。民有因事至庭，或行遇于道，必问：“某时命某告若曹某事，若岂闻之乎？”闻则已，否则诘责其受命者曰：“何慢不传告也？”故一言之出，虽妇人孺子无不预闻，欲用丕变。诸晋三曰：“即传命一节，可见公教民之勤劳用心也，岂徒循故事而已乎？”

张天祺令蒲城，蒲剧邑，民悍不畏法，斗讼寇盗倍他邑。时令长以峻法治之，奸愈不胜。公悉宽条禁，有讼至庭，必以理教谕，使无犯法。间召父老，使之教督子弟，服

学省过。作记善簿，民有小善，悉以籍之。月吉以俸钱为酒食，召邑之高年，聚于县庭以劳之，使其子孙侍，因劝以孝弟之道。不数月，邑人化之，讼狱自衰。去之日，遮道送，不得行。父老曰：“昔者人以吾邑之人无良，喜讼。自公来，民讼几希，是惟知吾邑民之不喜讼也。”言已，皆泣下。

刘子澄判鄂州，作《谕民书》一编。首言畏天积善，勤力务本。农工商贾，皆有劝教，词意简质易从。邦人家有其书，讼庭日清。每因月讲，具酒肴以燕诸生，相与输情论学。设为疑问，以观其所向，徐示先后本末之序。来者日众，则增舍居之，旁邑皆闻风感动。

段秀实为泾州刺史时，郭汾阳的儿子郭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，屯军邠州。他纵容士卒无赖以及邠地的地痞流氓，少以行贿混入军队中，肆无忌惮，官吏不敢过问。他们白天一群一伙在集市中索取东西，有不顺从的，就大打出手，伤人手足，打碎锅鼎盆盆等器物，堆满路上，然后把臂慢慢离去。甚至撞死过孕妇。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他是王的故戚不敢说话。段秀实从泾州投状，把情况告诉白孝德，愿意管这事。到了邠州府就说：“天子以生人判断公理。公见人被暴害，却恬然不管，一旦大乱，怎么办？我真不忍在无外寇的情况下有人暴死，以乱天子边事。公如果命我为都虞侯，我能为止乱，使公之人不得害。”白孝德说：“很好。”段秀实统领府军一个月，郭晞的军士十七人进集市中索取酒，又用刀刺杀酒翁，打坏酿酒器具，酒流入沟中。段秀实带着士兵抓捕了十七人，都砍头挂在枪尖上，树在市门。郭晞的军营一时喧哗起来，都披挂甲冑，白孝德震动惊恐。段秀实说：“没关系，请把卫兵辞去吧。”白孝德便让几十个从人都